

物論 願大的步進一唯

每逢
147 出版
友吾

行發日七十二月四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147 31. 4, 27. 期六十三第 卷二第

美國之資源及其前途

· 平 ·

美國原料品之大部分係仰賴於東亞諸地，一部分則自歐洲，西半球，以及蘇俄所輸入。今者美國方從事於兩洋作戰，亞洲之原料品已完全斷絕，歐洲原料品之輸入亦無形停止，其所依賴者僅為西半球各國之少量供給。

種類與數量如下：

原料名稱	百分比
馬尼拉人造絲	一〇〇
錫	九九
金雞納霜	九九
橡皮	九八
絲	九八
雲母	九二

值此美國於太平洋及大西洋同時作戰的今日，美國之自給自足問題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近年以來，關於論述美國原料供給及其他類似之專門問題的書籍，專著，以及論文，多不勝數。關於原料供給問題最詳盡之概論為柯培爾遜(W. S. Culbertson)之「各國商業政策下之原料與食糧」一論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出版之「美國政治社會科學學報」(一一二卷，二〇〇一期)。此外，尚有專門之著作，如一九二六年紐約及波斯頓出版之雷德菲德(W. C. Redfield)所著之「獨立之美國」，較為晚出而值得推崇之專論為「礦業諮詢處」所編纂之「礦產政策之要義」，一九三三年，紐約：艾梅尼(E. Meny)之「原料之重要」，一九三四年，紐約：斯丹雷(Staley)之「戰時與平時下之原料」，一九三七年，紐約：羅斯(G. A. Roush)之「主要礦產之供給」，一九三九年，倫敦：柯蘭德(Krandid)之「原料之國際分配」，一九三八年，倫敦：此外尚有美國國會中有關軍事問題各委員會所出版之書籍。

美國「海陸軍軍火部」將上述各種專門問題書籍之精華，收集於一種書裏，名為「物產彙誌及其問題」，副題「物產與國家安全之關係」，出版於一九三九年。茲引用該書中重要之一段如下：

「美國為工業並為農業之國家，生產各種必需之食糧及大部分不可缺少之原料。在某種程度上說，其自身維持之力實超過其他國家。但是，不論在平時之工業需要或戰時的軍事需要，仍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現代工業各國，無一國可以自給自足。美國之資源雖屬異常豐富，其缺乏之仍屬顯而易見之事實。」

上述各種專門著述所探討之問題，不外乎特殊物產之用途，屯積之可能性，特殊物產之代用品，特殊物產之來源，增加國內生產之方法等。每種問題之研究自有其價值，但每種著述對於同一問題之研究，皆不以地理上之觀點作為研究之開始。唯有密執安大學教授活爾(W. H. Hall)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份「地理評論」上發表一篇論文，闡明美國最需要而復感缺少之原料，以及美國原料供給之區域性。在其結論中，論及美國自亞洲東南部輸入之各種必需產品，頗使一般人為之衝動。其要旨謂：「美國之依賴於亞洲東南部之物產，實至為重要。假如來源一旦斷絕，美國之工業甚至於國家之生存均將感受威脅。」據精確之調查，美國得自亞洲東南部之原料品，其

對於美國必需原料品之取自世界各地之重要性及其依賴性加以研究，並就其可能的其他來源加以推測，益可明瞭美國在原料方面之缺乏。華盛頓「海陸軍軍火部」經數年研究並與各專家商討之結果，曾就各種原料品擬就三種表格，此三種表格中所列舉之原料品均為「必需的」，「重要的」，「而成為嚴重問題的」。其列舉之原料品名稱共有七十二種。第二及第三表格中所列舉之原料品，已有多數存積起來，以備緊急時期之用；另有一部分之原料品——例如小麥，美國尚可自給自足，但於戰時須受政府之統治；一部分之原料品——例如黃麻，則可用代用品來代替；此外，一部分國內之產品——例如錫，則可提高生產以應國家需要。

所以，按照「海陸軍軍火部」所編纂的原料品種類表，第二及第三表格中所列舉的各種原料品雖然不能完全自給自足，尚有其他方法可資補救。惟第一表格中所列舉的十七種原料品，為絕對不可缺少者，亦為美國在實際上所真正缺少者。美國政府對第一種原料品解釋其重要性謂：「此種原料品為戰時國防所不可少者，並為戰時維持經濟生活及民用的必需品。其供給量之大部甚至全部須由美洲大陸以外之各地取得。」

為便於說明起見，第一類之十七種原料品又可分為三項：第一項為美國完全取自海外的原料，絕無代用品可言；第二項包括美國國內出產之原料品，但其產量甚少，品質低劣，必須仰賴海外輸入；第三項為美國國內出產之原料品，尚足供給國內之需要，或有其他代用品可以代替者。按照上述分類而言，除第三項之原料品以外，第一第二兩項之原料品如一旦斷絕，勢必影響到工業之生產，固屬無疑。

各國注目中的

南冰洋捕鯨業

曙 譯

南冰洋捕鯨的歷史

距今約一百年前由南極探險家羅，捷姆斯，克拉克，羅斯氏的報告而得知了南極附近有大羣的鯨魚。據說在他發見的羅斯海(Ross Sea)裏，潛伏着大羣的鯨魚，以致使輪船都感覺航行困難，世界上的事業家都想到南冰洋去捕獲鯨魚，然而有種種的困難問題，不得不在長時間內擱下。現在使用着的，從甲漁場能自由移動到乙漁場的大型解剖船，僅僅是在距今四十年前發明的。在此以先僅是將運輸船等略加改造，而使其在海上擔任移動工場的工作而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因此雖然得了這樣的報告，也不能遽隔重洋到南冰洋去捕鯨魚。

其後經過了若干年，終於在一九二二年造成了捕鯨母船，而能在甲板上隨意實行解剖鯨體的手續。後來逐漸改良而造成了現今設施完備的船體。而進步到雖然把鯨魚從船尾的大穴孔內拖上

來時，對於船的航行一點妨礙也沒有地步。我們乘坐的捕鯨母船是總噸數一萬九千餘噸的巨船，假若用計算軍艦噸數的算法，加上排水量的話，則是三萬五千噸的大船了。內部設有探油等工場，實在是一種可以自由移動的工場。最近日本每年以三十至四十隻左右的捕鯨母船為主艦而率領着二百七、八十隻的捕鯨船出獵於南冰洋。

日本的進出於南冰洋最初是始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白瀾中尉的南極探險。距今三十年前日本曾組織敢死隊，乘着僅有三百餘噸的開南九，到遙遠的南去，作決死的探險。然而各國以完整的設備與豐富的實力，並早已就實行過南極的探險，所以世界各國並未公認日本的此次南極探險。可是其後在一九三〇年由於巴德少將的探險，始公認日本的南極探險。一九三六年美國地理學協會才發表承認白瀾中尉命名的南極某地名。

日本在一九三四年自挪威訂購一隻名安達克啓號的捕鯨母船，在迴航途中時，在南冰洋作首次的捕鯨，其後則年年活動於南冰洋了。

日本的捕鯨船隊在每年的秋季，由日本內地的港口啓碇，向南冰洋直航。因為是捕鯨母船率領着多數小型捕鯨船的編隊行動，所以為添補燃料油或飲用水的緣故，半途中必須於南洋或澳洲等地寄港不可。然而最近往往復航行已不必在途中寄港，而取着直航的方針。

因為是到冰天雪地的南極附近去捕鯨，所以船上一切的設施都是防寒設備，所以船員及水手們並不感覺到受寒氣襲擊之苦；他們反而不堪赤道附近的炎熱氣候。

通過澳洲近海更向南航行後，駛進南緯四五十度附近，即所謂暴風圈內時，氣象變化異常，暫時遇到颶風，在航海上感覺到非常的困難，小型捕鯨船常遇到瀕死的危險，一般捕鯨船員並不感覺到任何恐懼，反而認為是司空見慣的常事。通過暴風圈後便又來到了濤濤圈，再經過一

按倒有動之捕鯨人，裝於船頭之小炮
狀之射放備準上



鯨魚被腹中注入氣，使之浮上，插小旗
標各名所屬



些困苦的掙扎，然後才能平安駛進鯨羣集結的流冰圈。在十一月下旬左右才能到著漁場，此時的氣候恰好像日本的初春一般，各處漂流著大小冰山，氣溫水溫全很低，溫度多在零下四五度，有時驟然也許降到零下十度以下。來到此地以後立刻就須探查鯨羣的行跡。

冰雪中與鯨群苦鬥

爲什麼南冰洋會有如此多的鯨羣呢？是因爲嚴冬之後南冰洋逐漸受太陽的照射，氣溫因而也隨之漸高，冰塊逐漸溶化而海水的鹽分也因而稀薄，植物的浮游生物也開始生長，食此種植物的寸大的鯨也開始繁殖。這種小鯨繁殖時，大家羣集浮游，其範圍大至十海里或二十海里，這一帶的海水竟因而能變色。因此食此種小鯨鯨魚，就羣集到南冰洋一帶來了。

鯨魚腹內有很大的胃囊，當牠一次飽食以後能隔三個月或半年可以不再吃東西。當解到會吃過小鯨鯨魚肚子時，從鯨魚胃中常能取出一百四五十斗的小鯨來。

羣集於南極的鯨魚有白長鬚，長鬚，抹香鯨等種類。白長鬚鯨平均體約八十尺，重約九十噸，一頭白長鬚鯨能採取十七八噸鯨油及其他的凍肉與醃臘物等。全體幾乎沒有廢棄的部分。

所謂南冰洋的漁場是在南極周圍冰凍帶一萬海里的外側二三百海里的地方，漁場的範圍確實是相當的廣大。捕鯨船僅不過是數百噸的小船，而須經過遠洋航海的顛波及須在海上與鯨羣周旋等，所以船體的構造等都十分的堅固。又有無尋常的設備，不斷與母船通消息而取得連絡，一旦發現鯨魚後即以全速力尾追。

如諸位所熟知的，鯨魚是一種哺乳動物，所以每隔三五分鐘必須遊到水面上呼吸空氣。牠大氣是以一小時十四五哩的速度游行。每次呼吸空氣的時候速度力而漸低，所以追捕時是十分便利。漸漸迫近的時候，因爲呼吸困難的緣故而不能潛藏在深海裏，於是當距鯨魚十七八丈遠的一利

那，則在船首等候時機的砲手開始發砲。魚投一發約重一百斤，魚投的先端有重約十三斤的破裂矢，在這裏裝滿著爆炸火藥。當魚投命中後，破裂矢開始在鯨的體內破裂，而借火藥的爆炸力殺死斷大的鯨魚。

假若命中要害的話大概一發即能殺死，然而射着不關重要的地方，或心臟健強的鯨魚往往不易射死。拿出全身的力量以至全力向海中潛行。這時捕的速度一小時約四五十海里，在捕鯨船上



甲板至施口洞之後船由，時近附船母至拉體鯨之死已
狀之刻切始開即立，上

易射死。最有名的是當發現一對雌雄鯨後，假若先殺死雌鯨時，那麼雄鯨就依不離雌鯨屍體的左右，而能很容易的將此雄鯨捕獲。如果先把雄鯨射死，則那無情的雌鯨就會逃跑到無踪無影。

體格較大的是雌鯨，較小的是雄鯨，在海中行時很容易分辨出來。又當發現帶有幼鯨的雌鯨時，規則上設定禁止捕獲。幼鯨不知捕鯨船的威力而在其近旁無心的游泳時，母鯨則不顧一切到大的射程下來保護幼鯨。然而這時父鯨決不游進危險地帶的一步，而遺棄的躲避着。抹香鯨雖有喜好羣集的特性，可是南冰洋的抹香鯨都是各各分離游泳着，並不像在日本近海那近樣的羣集生活着。

鯨的壽命大約在九十年至一百年之間。每年約交尾一次，懷胎期約十個月或一年，生下來時大約身長三十尺。其後一年間尚須受母體的哺乳，一年後身長約五十尺，三四年後長到七十尺而能離開雌鯨營獨立生活。能獨立生活的雌鯨大抵全在懷胎或授乳的繁殖狀態。像以前所說過的南冰洋的漁場是相當的廣大，普通我們所見過的鯨魚僅不過是羣集於南冰洋鯨羣的一部分吧了。所以不論捕鯨事業是怎樣的發達，也不能感覺到南冰洋的鯨魚忽然會減少許多。

捕鯨母船的工作

母船與捕鯨船共同在漁場裏往來移動，捕鯨船將所獲的鯨魚拖來後，立刻從船後的大穴孔裏(下接第八頁)



南洋旅居記

巴丁

爽快的暴雨

新加坡是比大上海稍為小一點的那麼一個國際都市，在那兒充滿的集聚著四十餘國的人種，好像是個人種展覽會似的。我上陸的那天是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可却穿著白色衣服，不斷的幾乎連步都邁不開了，感覺著有點兒不大得勁兒。幸而在此酷熱之中因為有貿易風的關係，所以有時亦颯颯的吹來一陣涼風，要是在不受日光直射的地方去坐一會兒，可以稍覺爽快一些。日中在灑青油的路面上，有載重汽車深陷著的皮輪印，簡直就熱到這種程度。日落後漸漸涼爽，若到天明的時候，身上不被地毛毯，反到覺的有點兒冷了。

總之，請你記住，南洋的氣候並不像在中國想像的那麼的熱。因地位的不同而多少有點相異的，我們常以為啊，赤道下一定足很熱的吧！普通都是這樣想。然而這是很大的錯誤，大半是因爲天文學家用「赤道」這個名字，而一般人起了錯誤的吧！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我在民國十三年四月時，爲了裝貨物，曾到南洋去了四十多天，從新嘉坡到緬甸的仰光，在出發之前我先打開地圖看了一遍，新嘉坡是在赤道上，仰光位置在很遙遠的北部，所以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大概是第四天吧，途中稍爲往甲板上一站，啊！真使我有點兒驚奇，那兒熱簡直是言語不可形容。到了緬甸之後住在三十四號街的一家中國旅館內，整夜的在悶熱中出汗，電扇不動是沒法降下去

的。番說窗子也是空空的直開著。就這樣似睡非睡的度過了一夜。

第二日起床時枕頭旁邊站著一隻很大的烏鴉。不覺大吃一驚。

後來纔知道烏鴉在緬甸是保護鳥，法律不准殘殺的！若殺一隻烏鴉是要被罰五「留比」的罰金，若是殺一個特恩比（鶴鷹）的話，那就得罰十五「留比」。我這道大概是因爲同教的關係。烏鴉和鶴鷹能把魚的肝腸和人的殘食吃得乾乾淨淨，且決不加害於人。

總之在新嘉坡以北的南洋一帶是非常熱的。尤其是到了印度的保魯白伊或是加爾加搭等地，那是還要熱，非得在窗戶上掛個噴水機，不住的往身上澆冷水，才可免去那種暑氣。這些地方雖然是在南洋貿易風圈內，可是因爲受著印度的大陸性氣候的影響，而使氣候非常炎熱。

大概從十二月起至一、二月止是雨期，所以在此期間中是每天要下雨的。然而可不像我國南方一帶的暴雨那樣濼濼地下個不休。所謂「斯可爾」暴雨——就是這期間下的雨。所謂「斯可爾」的時空中，一陣一陣的往上翻滾積雲時，那就要下沛然傾盆的大雨啦！這種暴雨雨落時正好像是有千萬根車輪般大水柱傾覆。

據談人若被這種大雨打著了是要得急性傳染病的，所以在雨期出外時候是必須要帶著雨衣和兜形的夏季帽子，隨時提防下雨。這種暴雨頂多亦不過上下三十分鐘就晴開了。

居民的習慣

南洋各地都會的市政是十分良好的，幾乎全是土產青路。且網球是整年開玩的。尤其是英領馬來。各地的網球場，大抵都是勞恩可特（草地）馬，爪哇和荷印是洋灰的多。在南洋若打算經營農園或工場的時候，必得先考究當地的雨量與土質，因爲當地的太陽熱，土質和雨量是很能影響到作物發育的。

橡樹在植苗後三年就有橡液，米是整年能種植收割，所以南洋的住民的衣食住是極天惠的富裕。

先從住說起，因一年中就沒有冬天這麼個時期，所以對於防寒的各種設備是全然不必要的，祇是因爲天氣太熱的緣故必須十分講求通風。他們的住房幾乎沒有是洋式的，亦不是木造的，更不像是竹造的，只是很簡單的一種建築。所謂南洋人民的住居就是竹架子上蓋一些茅草罷了，所以你要化費三十或五十圓錢就能建造一所很好的房子。當然和都會鄉村是不同的，在都市中也是到處可以看到高麗大廈的，在鄉村裏因爲排水的設備不良，所以濕氣非常濃厚。地上常有鱉魚和蜥蜴的出沒，爲了躲避這些蟲類，床必須架在離地六、七尺高的地方。

其次是食物，成爲住民常食的是特皮奧加芋，切下一尺來長的塞插入土中，很快的就在根上結出芋來。這種芋類是澱粉的最好原料，向日本輸出很多。

其次，如各種果物的豐富，簡直可說是世界僅有的。有一叫「烏利牙恩色」被稱爲果物之王的，其他如檸檬，香蕉，椰子，菠蘿等果物，真是不勝枚舉。在內地吃著由台灣運來的青色未熟的香蕉還覺得很好吃，然而在南洋吃著由樹上摘下的熟的真的香蕉，要讓他們看見我們吃著生的香蕉那才笑話呢。

居民的生活狀態

最後的問題就是衣服方面了，這也不能例外，不失爲簡單經濟。根本在南洋就沒有聽說過有

好穿毛皮外套的人，說一句極端的話，乾脆一年中就裸體過日子。
住民們從腰往下就是用一種所謂爪哇更紗作的「亞恩特恩」袴，上衣亦是白襪，頭上亦是用爪哇更紗纏着像帽子似的。

神主們爲了保持體面所以常穿着洗的很白的衣服，爲了每天的更換所以有預備一打或半打的必要。因爲汗容易往膝上掉，所以漿洗髮烙得非平常正，你看吧，什麼時候都是穿着筆直的褲子，簡直成了一种禮儀了。

以上是就衣食住大體上簡單的說了說，現在再就南洋人民的生活狀況稍爲說一說。
今日的南洋人民和古時的土人都是生下來就享受着天惠的豐富生活，因爲一年之中終年是夏季氣候，所以沒有劇烈的寒暑刺激。像中國那樣的遭受天災人禍之事簡直做夢就沒有想到，老是很安逸的流水般的過着歲月，拚着命的乾打算，給子孫們置點兒用產什麼的，這種念頭是絲毫完不起的。像上海人似的當日賺的錢當日都把它化完。

然而奇怪的就是把餘下的錢都消費在裝飾上，像金鑽石，並珠寶飾，金銀指環，相，還有等等的不合身分的衣服和裝飾品他們全都喜愛購買，並且把這些全部家財都帶在身上，到外邊去出風頭。

勞動能率低下

假若南洋民間要是有了流血之事的時，那亦是如昔時被俗歌所唱的：「土人愛戀」。因爲他們視戀愛如生命，故常有爲了戀愛而發生人命的事件。他們因爲氣候的關係，所以亦和動植物似的很快的長成了，這就是所謂早熟。故男子在十二三歲時就吸煙就和異性接觸。

我在西里伯斯島的馬加薩爾住的時時，曾遇見過這慶一回家事件。那就是有個人土人苦力，亦不知是惹起了什麼，於是正午就跑到家去啦，一看！發見他的妻子正和別個男子在作不義之事呢！

於是他就拿了一把塗有毒的刀子，不管是誰就開槍上前去殺將起來，結果連過路的也被殺了七八個人。造成了一件絕大的慘劇。
爪哇人體上是柔順的，然而蘇門達拉，西以伯斯，婆羅洲等地的住民就有些剛義的氣質。概括而言男女都是動作緩慢，走起路來總是那麼悠悠然的。除非逢上暴雨是決不跑一步的。

你不知道嗎？玉子

在馬德里有一所「殘廢養成所」，是一個羅刺家設立的。許多叫花子都是由這裏畢業。在他們未入這殘廢養成所以前他們是很完善的人；及至畢業以後，有的便成了一只腿或一隻胳膊或成了瞎子。他們是用巧妙的方法將腿或胳膊用皮帶反着繫到背裏而去，形成了獨臂或獨腿。用蛋殼嵌到眼皮裏而去，形成了瞎子。

在紐約，有一部份牙醫專以給狗鑲金牙爲業。
最近斯德哥爾莫的羅弗島上有一所「魚病院」。在院中有魚病專家，醫治或考察來院看病的魚。告訴他們的病人如何注意換水或隔離以免魚病加重或傳染。
盲發明家羅克斯氏發明一種機器極有助於盲人教育。那種機器是用特製鉛筆寫字的，機器下部有強力電磁石，當鋪上紙用「鉛筆」寫或畫的時候，由於電的流通使機下的一張紙上刺出上面紙一樣的可凸的字跡，盲人便可用它念了。

因爲這樣動作緩慢，所以農園和工場的勞動能率都不大。大概像中國人之二分之一，日本人的四十分之一吧。然而可有一種手巧的性質，故機械博識是早有技能的。所以若打算在那方面經營事業的話，因爲工資便宜能率又不太高，所利

用機械力是比較爲得策的。
南洋人大概都是愛好漂亮，且帶有一種講不在乎的性質，所以女人差不多一天要洗二三次澡。尤其在巴達維亞市的中心在白天天女人成羣的洗澡和洗澡是很有名的一件事。女子們還有一種事情，就是往頭髮上擦椰子油，這在我們這有一種異樣的臭氣。可是你要是在那兒住上二三年，那種臭味漸漸的亦就不刺你的鼻子了。在黑且圓，前額寬大的額面中，亦有黑白分明的眼睛，長的睫毛，分厚的嘴唇，小小的鼻子，在這些中你若能分別出醜美來，那你就有在人前批評南洋的資格了。

沒有匪賊的平和之境

荷印一帶的海運向來是被所謂KPM荷爾政府的特殊船公司所獨佔着，運費之高簡直不成話。若從距離來說恐怕有外國船的四倍之貴吧！稅金率也是很高的，然因一切的都是生活必需品，故當局想若徵收高稅以增加收入。舉一例子說吧！如日本洋火原價五十元的東西加上五十元的輸入稅，再加上消費稅五十元，這便一來了就成了原價的三倍，將此重負讓人民們負擔，那除了掙取之外，還有什麼話呢。
於是荷印門達拉的少數僑商就用種種的手段，從新加坡秘密的輸入。搬祥火的代用品拉伊將（打火機）這類東西，都是夾在襪子等的商品中，選擇白人海關官吏不出頭的星期日乘船潛入。所以普通賣打火機的標上寫着原價五盾稅金十盾，當然原價又成了十五盾，可是市上十盾以下出賣的。

荷印政府最先是開發爪哇島，其次是蘇門達拉，西里伯斯，婆羅洲，紐內亞。所以最先着手的是爪哇島的文化進步是很高的，到處都是土產青路，什事標的山亦可坐汽車上去，供給汽油設備亦是到處都有，所以旅行者可以自己駕駛着汽車旅行內地。

中國語文雜誌之四

「不通」

萬方

普通常好罵人「不通」，這名詞應用的範圍包括兩部分：一是屬於思想上意識上的，如讀書不能融會，理路不清以及不識時務之類；另一個便是單指文章而說的。

若從學問道理上講，「不通」一詞是可以讓牠存在的，不管世界上是否有幾個通人，從程度上的比較還可有牠的恰當用法，暫且不提；至於用在文章上，不啻是指內容的思想條理，形式的遣詞造句，或是綜合起來的技巧，在用之者——尤其是教師們常有一個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常會誤盡蒼生，是不可不辨的。

老師對學生常會大罵文章不通，不通之處何在！是指行文，用語，遣詞，造句，體勢，氣味等等。這不通是由比較而來，由與那通的標準唐宋相城的文章比較而來，拘於成見，泥於形式，自然處處俱是杆格。而後生晚輩為求合於老師的通，不惜「古聖先賢之道」，「人生天地之間」，自己的話不敢說，只拿現成語句堆砌，味足氣暢便是佳作，內容空洞却滿不注意。結果文章是通了，其奈阻礙了天賦，斷傷了新的創造，許多活潑潑的意思都被閉塞住了。中國學生作文的千篇一律奄奄無生氣都是「不通」所害。

有人說：「腦子裏對於所要說的話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結果便成了不通」。可是事實上許多通的文句，在意識上並不清楚，在邏輯上也儘有講不過去的，如演連珠之類，前後顛倒之後仍舊無害於文句的完整；況且普通之所謂不通又只是關涉到運用文字的技能問題呢。

以此為標準的求通實在是一個不易而又不必的事，幾個關連詞，幾個助語詞常會纏索五六年而仍舊關不清其合適的用法，竭力求通的结果反致更不通了。這還談的到什麼表現和創造呢！其罪誰歸？嘆息國文程度日見低下的人們是該若實想想的。

文章體制隨時變化自不必說，文法既不是一成的東西，修辭也是屬於社會範疇的，正需要不斷的新的創造和攝取以充實其內容，增廣其範圍，推動其進步，況且語和文的分立已是過去的事，現實的需要是如何能使文字表示出來自己活生生的語言活潑潑的意思。文言也好，白話也好，只要你說的是你自己的話，寫的出來你自己的意象，那麼在創造的意義之下那便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作品，通與不通正可不論。

爲了救治現在中國文章裏詞語和構造上的枯窘和狹隘，我想每一個認識字的孩子和大人應有提筆便寫直抒胸臆的勇氣，而好以「不通」罵孩子的也該想這一點才是。

雜拌又集

某某

一位什麼「家」在「再論新詩」中說，「詩人，不是當你發表了幾首不知所云的詩以後便可以戴出詩人的桂冠，不是你收集多少篇大作出了集子便掛上詩人招牌，不是你寫膩了雜文小說換換口味寫上一兩篇詩也歸入詩之輩，不是當你中國字知道不多，而善於交際，曾有幾首詩發表，就頂起詩人

南冰洋捕鯨業

(上接第五頁)

拉上船來，在甲板上作業員們用像青龍刀般大的解剖刀，一刀一刀的實行解剖手續，然後皮，肉，骨各各分開放進倉庫或煉油罐裏採取鯨油。大約把鯨肉切成一方尺的肉塊再送進煉油罐裏。在船內工場裏，等到煉肉罐內裝滿原料時就立刻通上蒸氣開始採油，一頭鯨魚大概在三四十分或一小時以內就能完全解剖處理完畢。

船內愉快的生活

南冰洋的十二月，一月，二月是晝長夜短的季節，夜短得幾乎覺不出來有夜的來臨。每日午後十一時左右太陽沉下後，翌日午前二時又能看見旭日初昇的景象。就是在太陽沈落以後所謂黃昏的時候也能很清楚的分辨出人的面貌，站在屋子外面也能閱讀報紙雜誌等，此種季節就是所謂白夜的季節。

因此在船上的勞動者一日裏，晝寢數日，又吃飯也是一天四五回，所以一覺醒來常常分不出來是早晨或是深夜。甚至有些人連日子都記不清了。

雖然一般人都是這樣的生活著，可是電報員們是一刻都不疏忽或休息，互相聯絡各船間的消息，最近與遙遠七八千海里外的日本也能互相通消息的緣故，所以雖然是在冰天雪地的南極附近裏，一點也不感覺到寂寞。每天晚上聽日本各地放送的新聞，音樂等，次日在船內的印報室早就將當日的報紙印好而送給各船的人們看，所以船上的人們反能比日本內地先閱讀報章。無論是東亞或歐洲的戰爭，日本內地的情景，其致於東京角力大會，六大學棒球隊賽的消息也能很詳細的知道。在冷凍庫內也存有半年以上的食物，所以日本內地一樣也能吃到新鮮的蔬菜果品等，一點也感覺不到缺乏之與不足。因此雖然過着半年多

的帽子，不是由不懂詩的刊物鼓勵你讓你自己出錢，借用一種名目出集子便是詩人，更不是由那帮不知深淺從事畫畫的，音樂的，或五花八門販夫走卒，商賈逐利的人一推便成了有名不朽的詩人，這全是荒唐行爲，弄得今日新詩壇垂危不振，爛成多新詩的病態，他們也是一個因素，我們唯有以新詩必有法作病態的治療。從事於「詩」，自己應該多讀多念多努力，再試寫寫再產生作品，但就是這末下功夫深究，寫出的也不見可以稱爲「詩」，多少擁有點玄妙，非正式人爲的東西。云云。這里便有五分之四強都是在「教訓人」，好像別人的東西全都是胡來，只有我們這位出過一次詩集的「多年」老詩人，方可以戴出詩人的桂冠，才可以掛上詩人的招牌，才可以「歸入詩人羣」，才可以「頂起詩人的帽子」，也只有我們的「老」詩人所寫出的東西才可以配稱做「詩」。但是「詩」究竟是怎樣的呢？唉！不知道吧，我告訴你：「詩」多少擁有點玄妙，非正式人爲的東西。怎麼「玄妙」二字你又「不懂」，讓我再來解釋一下吧，魯迅的「起死」你聽看過吧，當莊子老先生教那個骷髏回生，一念咒語，那骷髏立刻就變成了一條大漢而復活了；那咒語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天地玄黃，字宙洪荒，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勒……」這……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勒……就歸爲「玄妙」，明白了吧？終於「非正式人爲的東西」呢，就更是簡單了，「非正式人爲的東西」就是除開人，指那「畜類們」如牛呀馬呀狗呀等的，在睡夢中所發出的「囁語」。聰明的讀者們，這其中的「玄妙」現在你完全「明白」了吧。

不對這位多年的「老詩人」，分明在同篇的前面又會這樣的告訴我們：「……詩雖是自然的流露，而別忘了它是人爲的」。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可真太難爲我們這羣「淺薄」的讀者了。偉大的詩人！求求您，費神爲我們解釋一下吧：「詩」究竟近「人爲」的呢？還是「非人爲」的呢？唉！偉大的詩人！哪！以後少和我們這羣廢物讀者動弄「玄妙」吧！念……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勒……的「年頭」，原早已成「過去」了呵！

詩是「非正式人爲的東西」，詩是「人爲的東西」。這兩句話好像使你愈看愈糊塗，（也十足代表出來「詩」的「玄妙」）其實不然，我們還可以從詩人的另一篇談新詩的文字中，找出「更」玄妙的句子來，譬如「詩是通俗的東西」，「詩不是通俗的東西」；「詩人是天才的，含養的，大衆的，超人的……」。前後對照，豈保可以看得你「頭暈眼花」。唉！詩人哪！最要人的命！

再看我們的「詩人」，怎樣「教」我們作「新詩」吧：「新詩要用新的方法，故有人企圖以中國文字作西洋詩的格律，這是一種創試，好壞，能否，我們不論，但我們毫無問題的承認它實是達到「新」」。——原來在我們詩人眼里的「新詩」就是這樣的好壞，能否，全都不可說，只要把外國人的皮毛「學來」，也就算得了。不過如此一來，（也是我們的詩人萬萬想不到的）可就「把「詩」的「玄妙」完全全弄掉了。如果「奇裝異服」也值稱頌和讚揚，那麼，詩人，請您再給我們來一套「法蘭西式」的「囁語」吧！

還有詩人給我們所舉的「例子」也很有意思：「……詩的產生不是被動，而是自的，（？）一如那斯曼所說「我稱詩是一種分泌……我極少時候寫詩，除非我不受用了，而且那種經驗，雖有興趣，大致是激動而費勁。——不知怎麼來，我們的詩人把一段外國文字「翻」譯「翻」譯不對馬咀；「我極少時候寫詩，除非我不受用了」，好像這位斯曼先生，只有在頭疼、眼疼、脚疼、腰疼、屁股疼等等「不受用」的時候，才來提筆寫詩。真可以笑破人的肚皮！而且那種經驗，雖有興趣，大致是激動而費勁。這三句話我們也不知究竟是一些「修行子」（噢，這大概就是詩人所謂的「玄妙」？）這，恐怕也只有詩人自己才能懂得的吧？嗚呼！我不禁要爲斯曼嘆息呢！

的海上生活，並不感覺到寂寞，反而是很愉快的生活着。每年三月來臨以後，南極特有的暴風雪開始騷動起來，氣溫也驟然下降，在這時鯨群們也開始出窠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安全地帶放去，這些捕鯨船也開始拔錨開船。回到日本故鄉去。

◇廣汎的用途

鯨魚雖然普通也作食料用，可是各國都是鯨油中心主義而作採油的事業。近來把鯨肉利用作牛肉的代用品，每年把鯨肉凍凍或醃起來從南極運回日本去。鯨皮又能作牛馬皮的代用品，而是非常結實的皮革。一頭鯨皮普通能作鞋底二千雙以上。鯨的尾鰭等也能食用。肉皮的一部能飼養動物，或採取蛋白質纖維等而用爲羊毛的代用品。採油後的骨渣，作骨膠 (Gelatin) 的原料或骨粉肥料。鯨腦又用爲荷爾蒙 (Hormon) 的材料，最近又發明從肝臟內採取魚肝油或其他增血荷爾蒙劑的原料等。今後鯨魚的副產品的重要許能高過於鯨油呢！此外又能把鯨油製成硬化油而做成人造奶油，及肥皂原料，潤滑油等將來發展起來在工業上一定佔着重要的部門吧！

昨午又從抹香鯨的內部採取了珍貴的龍涎香，其大小一個約重百斤，龍涎香一錢，在以前的價格曾與金價相等，而作高貴的香水原料或藥品等之用。

◇南冰洋捕鯨事業的將來

最後說起南冰洋捕鯨事業將來的話，在原先歐洲的勢力是挪威人以英國的資本去從事捕鯨，製成品供給歐洲各國的使用，最近新興德國也愈趨直道而努力完成自給自足的計劃。鯨油一項就能獲博利的捕鯨事業，再加上人造奶油，皮革，藥品，香料，食用等副產品多方面利用起來，南冰洋捕鯨事業的前途正是不可限量呢！

關於本社演出的「雷雨」 向社會表示並聲明數語

四一劇社

敬謝易水寒先生
拜讀鴻論，至深欽佩！本社同人，對任何批評，均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態度，不論論評者背景及用意如何，以不加辯駁為原則，對閣下鴻論除一部應向社會聲明解釋外，亦探如斯方針。謹此奉聞，並致謝意。

四一劇社謹啓

讀過易水寒先生的大論之後，我們本來決定不加任何辯駁，留之看過本社「雷雨」後的觀衆，去作公正評判。不過沒看過本社雷雨的人，當不在少，聽人一面之詞，不免想問究竟，同時有鑒於事實，也應該向社會表示我們的意見，所以簡單寫出，列在下邊：

(一)導演問題——我們曾經有過意思，聘請社外話劇界名流擔任導演，後來我們感覺也可以放棄這種意見，所以我們就毅然將他放棄。我們所以感覺也可以放棄這種意見的原因，說來很簡單，就是我們有點不太喜歡「崇拜名流」，相信名流也是時局和事實造成的，我們不妨試試來造就自己，雖是一點野心，但也決不敷衍之實行。我們看過一個名流導演出來的幾個劇，許多次表演出幾乎程度完全不同的戲劇，所以我們就對相信自己了。「聯合」我們自己幾個人的「觀察和體驗」，作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來然後交給「一個人」去執行指導，這就是我們所謂「聯合導演」的意思，倒不至於向某君所想盡得大家亂出主意。這事也不新鮮，不過如被人認為是首創，那麼就首創也十分可以，我們對於一切，倒真都有點「首創」而且並不怕說「首創」的意思！以後也是這樣！有名流朋友幫忙，我們固然很歡迎，沒有，覺着也沒有什麼！

我們有勇氣接受一切公正意見，用意正當的批評和建議，也更有勇氣敢任任何吹毛求疵，假全報私，別有作用的侮蔑論！假藝術的罪名，站在陰謀的背後，以偽君子的面貌來利用人向他的朋友對暗箭，這是人間最卑鄙的行為，真正的青年，必不和他為敵！

(二)演出問題

將一件藝術品鑿磨到十全十美再令牠與人相見，這固然是一個很好的理想，可是我們相信世上不會有這件事，也不應該有這件事。一切，都要在不斷的改良和追求中，漸進到完美的境地。對於話劇的演出，我們也持這種見解。話劇現在可以說是和舊劇搶觀眾，能使牠不斷改進，不斷與觀衆見面，使觀衆對話劇常常在接觸之中就已經達到了一部份演出的目的，也可以說對話劇藝術達到了一點應盡的責任，若說非到十全十美燈光佈景都達最高的理想才許與觀衆相見，則中國的話劇再有五十年恐怕也達不到這種程度。這是藝術與環境科學化的問題，是能不能的問題，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假定應該而目前不能，我們也決不因這種「不能的應該」而停止了可能的行動。在不能的應該上吹毛求疵的人和這種觀念是話劇前途的障礙，我們有勇氣將牠掃清。我們只求盡我們的「可能」，也相信我們絕不因此便不敢演出。因此，我們也就有接納任何公正批評建議的襟懷。同時，也更有敢擔任任何吹毛求疵假公稱私有作用的勇氣。

(三)雷雨演出問題

雷雨，有許多缺點，我們絕不否認，可是我們應該很抱歉的說明此次演出「雷雨」一切倒不是

純出我們自己的想像和首創。演員中有一大部份是從前北京劇社及育英劇社的朋友，也曾擔任過原任角色，佈景道具服飾，化粧甚至於舞台動作也差不多完全按照從前陳繡博士導演時的意見，而且我們在國內也曾看見過「雷雨」好些次的上演，並參加過一點他們上演時的討論，就以這種背景來演雷雨，缺乏了創造是我們認為很可惜的事，而對於過去與現在所收不同的評價在我們倒很不出大異議。同時我們很不認為有許多觀衆誤走出會場說「雷雨」比「北京人」還演得好就我們已經十分對得住原作者曹禺，但至少覺着也並沒有什麼對不住他的地方。至於演到觀衆因感動而拍手也算罪狀不應該，則我們只有覺着汗顏而慚歎了。

(四)佈景道具燈光問題

四一是成立不到半年的劇社，一切都非常貧窮，既沒有什麼「公司」做背景，也沒有什麼「株式會社」作後援，更不仰賴什麼「報社」「書局」作支柱，夫人名伶作號召，因之「因陋就簡」能「借」就借，既不想以「空前華麗的佈景」為廣告，作宣傳，那麼「借」得不十分週全綺麗也並不感覺寒酸好不好。我們是在「中國」，在「中國」的中央電影院，「我們就不期望有什麼「東寶」「西寶」「華映」「滿映」的燈光與照明。畫到可能畫到的力量，於顯已足，好歹都是中國貨給中國人看，不如人家是實情，沒有什麼不可見人。

(五)瞭解劇本的問題

四一劇社朋友都是學識兩經驗不豐的青年男女，在社會上也都是籍籍無名沒大地位的職業份子；可是倒都還讀過一點書，也看過一點戲劇類的東西，更可惜也還有不少位受過「荒謬的」「中國的」大學教育，慚愧的作過萬家寶曹禺先生的剪髮夥伴，同他一道將男女登過台現過鏡，並親自看見過他為劇本問題絞腦汁嘔心血在張繼春王文瀾諸師前高的角色請求指示的情形，年來也還曾稍稍讀過他的全部劇本。所以，對於曹先生劇本的瞭解

，雖不敢說萬無遺漏，可是總還敢說，尚堪自慰。唯一可惜的是沒有受過外國什麼會社名導演的指示，才不致有內行自居。那麼對於劇本認識不清的地方也許有，瞭解劇本的能力倒還不至於全無。演員呢，高中程度的倒有幾個，捏造大學畢業文憑冒充資格的人倒還沒有。

(二)最後一點贅話——青年人總有點修養不足，話說到最後總容易有點不能平心靜氣，雖然我們的名譽社長詳詳以此告誡，可是既未到世故圓通程度，總難能唾面自乾，除非這唾沫純潔，實在有點令人起敬。那麼最後再重說句青年話：我們有勇氣接受一切公正善良用意正當的

讀「寫在「四一劇社」『雷雨』演出後」

張建

批評和建議，也更有勇氣做任何吹毛求疵，假公釋私別有作用的侮罵論。假藝術的美名，站在陰謀的背後，以鴛鴦子的面貌來利用人向他的朋友射暗箭，這是人間最卑鄙的行爲，真正的青年必不與他爲敵。

最後，再敬告社會：我們接受一切善意的指導和批評，願意將是非留給全體觀衆來公論，並不因別人陰謀侮罵而自餒。我們還要演，還要多多的演，還要常常的演！也許仍舊沒有名導演，仍舊沒有華麗的佈景與服裝，仍舊沒有什麼會社的燈光與照明。如果這還被叫做「文明戲」，我們就甘心當戲子！

在四月二十一日「吾友」中「易水寒」君發表了一篇「寫在「四一劇社」『雷雨』演出後」的文章：是站在外行的立場（引用原文加「號」），爲了「不能坐視」現下的古城話劇運動「走上崎嶇而進的一番忠言」。這種維護正義的熱誠是我們首先應表示感激與敬意的。

大凡一件藝術品產出後，作者所極端期待的一方面是其他藝術家在理論上和技巧上底嚴格批判，另一方面是普通欣賞者所感受到的渾然的印象。易水寒君這篇文章所持的態度自認是「純粹站在外行的立場」似乎應當歸屬於後者，可是在劇本之分析，演技底評論，以及指摘照明，效果，化裝等等他又好像是採取了嚴格批判的手法。

對於一件藝術品所持的這兩種觀點底區別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如果只是「意識到的感覺」那是極其籠統或不確實的，可是談到客觀的批判却必須根據相當其理論與標準的，不幸得很，也許是易水寒君對於這一點認識不太清楚以致採取了「騎牆」的辦法：就是說「站在外行的立場」却說了許多內行話，因而我們不得不較內行的態度來和他商討一下了。

自己「在話劇的欣賞上」是一個「色盲患者」。我想他總知道「色盲」在心理學和生理學上的意義是指着一種把公認爲甲種顏色看成是乙種顏色的病態——換一句話說就等於我們硬成語「指鹿爲馬」——混淆黑白。假如易水寒君是借用這個意義的話，那他也就等於自承是帶着某種顏色的眼鏡來看「四一劇社底『雷雨』」。請問在視覺上有病態的人配談什麼「欣賞」？恐怕他所「意識到的感覺」除去能供給「變態心理學家」作研究資料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意義了；然而，我們不妨耐心地慢慢往下傾教此公底高論。

關於劇本底理解，易水寒君敢明目張胆地「認爲曹禺先生的『雷雨』的蘊意是做人時和動世」。讀完了這句話我像在看「文明戲」時一樣地感到肉麻（因爲這使我聯想起「文以載道」和馬連良底「扶風社」）。同時我認爲這是不可寬恕的對於曹禺先生和一件世界傑作底嚴重侮辱。在這裏，爲了尊重讀者底程度，我不願重引一些「王爾德」或「劇川白村」等氏底藝術論，因爲我以爲「爲藝術而藝術」與「藝術和道德是截然的兩個

事」這些話已經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常識了。我只想請易水寒君再讀一讀曹禺在「雷雨」原序中底幾段話：「現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並沒有顯明地意識着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麼。……與『雷雨』俱來的情緒蘊成我對字宙間許多神秘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寫『雷雨』的降生是一種心情在作祟，一種情感的發酵，說它爲字宙一種隱秘的理解乃是狂妄的誇張，但以它代表個人一時性情的趨止，對那些「不可理解」的莫名的愛好，在我個人短促的生命中是顯明地劃成一道階段。」希望易水寒君把這深遠的意境仔細地體驗一番，就不會再替曹禺先生加什麼「做人和動世的『蘊意』」了。

其次是對於劇中人物底個性認識

也有許多許多不能與易水寒君表贊同的地方。第一，「就是他（樸園）昔日年青時的冒失和狂妄，也應當浮露於他的言表」顯然與原劇本中所描述的「年青時一切的冒失狂妄已經爲臉上的皺紋深深避蓋着，再也尋不着一點痕迹」相違。第二，我們知道四鳳是美而「面部整個輪廓是很莊重地顯露着誠懇」（原劇本）却不會想到她應該是李鳳姐式的帶着「一個婢女奇榮幸的被少爺愛的嬌氣」（易水寒君）。第三，「周萍是一個使女人醉心的一種男子」尤其荒謬，原劇本明明寫的是「不是一看就使女人醉心的那種男子」。我想，按照易水寒君底意思，電影中梅裏所扮的周萍，或者再換上漂亮小生白雲那一定最標準了。第四，周冲絕不是一個「純情弱的少爺人物」；他有的是理想，熱望與同情，雖然他對客觀的現實沒有充分的認識，因而不能作一個克服它的英雄。還在位十七歲，處境好的青年是很自然的現象，然而却絕不能歸於「懦弱者流的」。他並不是一被人指使他，引誘着他去談愛」（請問他愛四鳳是他母親「指使」的嗎，還是出於四鳳一方的「引誘」呢？真是笑話？）關於這一點點底底心

（下接第十三頁）

注意你們的健康吧！

冷儀

等閒糟踏了你的寶貴的健康，
到需要的時候，你會後悔的。

「冷儀改變了，她不大說悲觀的話了！」多少姊妹們這麼說我。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言談舉止都不像過去那樣消極了，我是由悲觀的途徑上，轉向樂觀的途徑上去了。我這不是因為有了一個比從前更美的環境而使然，實際上是我明白了；這樂觀的心情是給予我自己一種懺悔，一種慰貼，一種心靈上的不安，使得我不得不樂觀了。換言之，今日的我對不住過去的我，今日的我是一半兒努力前途，一半兒安享過去的我給予自己種下的幸福種子，但是過去的我不僅沒享受過安樂，而且飽受摧殘——過去無知的糟踏自己的健康。

青年人血氣方剛，一切磨難，心靈上雖禁受的起可以沉默不語，而體力決不屈服，遇事不能剛柔相濟，只知道一時之忿怒，不顧健康；好像自己是鋼鐵鑄成的體質，什麼都禁受的起。我從十五歲就有了胃病，我不大喜歡吃麵條，但是每天午飯總是吃麵條，麵條還淡合能吃，但是每天作飯的老媽子作了一碗粗條麵給我吃，粗條硬，我叫她再煮煮，她仗着是親手下人，說話非常強硬，我賭氣子把那碗麵撈吃下去了，我還沒過喜歡吃麵條就是了。」當時很叫痛，可是胃病我得了，每次疼的時候，我就想起這個故事，真不值！同時，也是失去了我自己的身份，她是無知的人，仗着老手母的努力，不把小一輩的主人看，在眼裏，可是無知的人可以這麼幹，我們不可

能丟失了自己的身份。再實際一點說，丟失身份還是外表的話，可是胃痛的時候，我得自己忍受，冤不冤？

一個人的皮氣不好，的確自己的健康吃虧。我個人的脾氣就不好，雖然我的性情是很柔和的，我往往發起脾氣來，真的生死不顧，在生氣的時候，我會把冰香瓜和剛煮熟的小米粥一頓吃下去，我會賭氣子好幾頓飯不吃，簡直是和我自己的胃過不去！這都是在十七歲以前幹的傻事，當時覺得自己很有志氣似的，但是今天想一想，實在是無聊已極，爲了些微小事，而摧殘自己的健康，優不優？

有錢可以買美食，貴衣，但是買不來堅壯的健康。這是最自然的人類平等，到是越有錢的人健康越壞，原因是受了金錢的支配，生活不能紀律化，而忽略了健康。這都是自己對不住自己的事！

過去，我就總以爲我身體很棒，看見老頭老太太們那衰弱的樣子，心裏都有點兒納悶；「他們怎麼會老？我不會，我以後只是年齡的增長，健康與青春永遠不會變的！我總不會有他們那走不動，咬不動東西的時候！」對着鏡子都會自驕；「我的臉還沒有皺紋呢！」可是昨天拿起新拍的像片，和十幾歲時的像片比一比，嘿！已真兩樣了！於是我想到了十年後的我，一定會和今天的我，又不同了。

現在，我需要健康去應付我的事業，雖然我不是個病人，但是事情多了，我會感到疲乏。這無疑是我的健康不足，我的良好的健康呢？在過去；在我無知時候，自以爲「沒關係的自傲心理之下，摧毀了。如今後悔了；許多事情堆在我的眼前，我想去作，體力與腦力都不給作主，懶洋洋望着，一堆事情，悔恨過去的無知，但是，晚了！

就因爲自己的健康不好，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比如今天發完稿子，已經感到身體疲倦，雖然有些時間回憶姊妹們的函件，可是就沒有力氣與精神再提筆，如我的姊妹當能原諒我健康不忙忙，而不知我的姊妹就要說我懶，以至於說我不理人，其實我常常想到那一堆事情，只是健康不足，奈何，奈何！

由於深恨我自己過去的盲目摧殘健康，因之我有今日的樂觀，我明白了；凡事不是苦惱，灰心，難過……等等摧殘身心的情緒，所可解決的。欲解決一事，必須打起精神來，計劃解決之途，而後按部就班的努力苦幹下去，事必迎刃而解，反則徒毀健康，於事無益。所以我不悲觀了！

既沒過着魯賓遜式的生活，少不得要與人接觸，接觸的人性不同，免不掉時而起衝突，青年人沒有滿養工夫，自然是氣惱了。本來起衝突的時候，是打算壓倒對方，使對方受到損失，以快己意，殊不知自己氣惱所受到的健康損失，是無法賠償的，只有想法避免衝突；有着基督徒的精神：「你打我右嘴吧，我把左嘴也讓你。」

開宗說說話，自己先不受健康的損失，不要注意我所說的，不是讓你作一個軟弱無能之輩，事事讓步；比如別人考第一，功課棒，你就得抱定苦幹的精神，拚一下；走到街上和洋車夫起了衝突，你便一笑置之。

善於悲觀的兄弟姊妹們！清醒了吧！不要使悲觀的情緒阻礙了你前途的光明，認清了世界上雖不盡是甜蜜的果實，但是有苦果也必有甜果，悲觀的人兒多不幸啊！首先嚐到了苦果，便認爲世界上永沒有幸福，一輩子悲觀下去，多冤啊！

告 訴 兄 弟 姊 妹 們

打起精神來，盡力祛除悲觀的念頭，祛除的方法：第一多看理論的書，例如處世奇術等，不過要認清書之旨，不要過於盲目的信從，第二少讀易於煽惑感情的書，例如詩詞以及哀情小說等，第三常和達觀及樂觀的人在一起談話，你漸漸的思想便改變了。試實行吧！你將要抓住快樂的源頭。

總之，爲了無益的事，不要輕意摧殘了你的健康，健康毀壞以後，是不容易恢復的，何況我們青年人是沒有閒暇時候去休養的，我們利用我們青春的時代，去尋覓學識與經驗。一秒鐘都不允許我們浪費，這幾乎是休息呢！但是世界上，沒有不需要精神，健康與腦力去促其成功的，衰弱的人是不配談事業的，等到事業就在我們眼前，而我們的健康已在無知的時候消耗了，空看着偉大的事業，而沒有良好的健康，到那時悔與恨都不足恢復我們的健康；完成我們的事業，只有在我們青年求學時代，除去用心讀書求知以外，決不使外務影響身心，而摧殘了我們寶貴的健康，這是我們兄弟姊妹們唯一應該注意的一點。記住了，無論什麼事都需要健康去應付，有着多大的學問與能力；有着多大的事業與財產，若沒有健康是不能去運用，去享享的，那只有在床上躺着吧。所以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最沒有幸福的人，是苦病纏身，終日呻吟的人。兄弟姊妹們！再吩咐你們一句；爲了你們的前途；爲了你們家庭；更爲了我們的國家與社會，請你們趕緊隨時隨地注意你們的健康！

讀「寫在「四一劇社」雷雨」演出後」

(上接第十一頁)

理學最好還是讓曹禺自己來解釋：「他愛的只是『愛』，一個抽象的觀念，還是個渺茫的夢。」據易水寒君底「偏見」周冲「無非是給周繁漪一個陪襯，」這真幸甚了曹禺先生一番苦心，我們至少應該理解得樸園與大海是代表時代兩種極端底人物，而周冲却處在調和的中間地位，同時他的確是「這煩瑣多事的夏天裏一個春夢」，「有了他，才襯出『雷雨』的明暗」。關於這種戲劇中的「氣氛」(atmosphere)問題，我想是易水寒君所不曾夢得到的吧！

關於演員演技底優劣，我希望能夠到一位具有豐富導演經驗與才能的人底批判。「外行」或者淺薄的內行來談這件事，恐怕是很冒險吧。不過在一些極明顯不成問題的地方和因着對於原劇理解不充分而下的錯誤的評語，我們却也「不能坐視」其一誤再誤。

樸園在第四幕直認侍萍爲萍兒生母時的一些對白，這裏面並沒有「難堪」的成分。我們要了解在他底性格中，始終保留着「自持和倔強」(至少是在冲兒慘死以前。)請看這種語氣：「不要以爲你跟我同母，覺得臉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倫天性」，這裏面還是充滿了自信，並且保持着父親底威嚴，如果照易水寒君底意思要作出「難堪」的樣子，那才真正是「沒有修養」了呢！還有此君一再提到「報應」(一個遺棄着所謂「報應」的老年人)，這種程度只合去欣賞「奇冤報」和「殺子報」，它的趣味更低於「文明戲」。我們只好再請他讀一段原劇底序文：「雷雨」所顯示的並不是因果，並不是報應，而是我所覺得的天地間的殘忍。」

魯貴在第三幕被大海嚇得從椅子上滾下來的動作，易水寒君認爲與原劇不合，我想他不會不知道舞台上的動作不必盡與原劇所註者相同，因

爲劇作者在創作時不一定能够完善地規劃一切舞臺上底動作，這種工作是交與了一位導演專家來負責設計的一他根據的是另一件專門的學識和經驗「主要包括對於舞臺底應用和顧到演出時所產生的力量。」這個由椅上滾下的動作，爲了表露魯貴「軟軟硬硬」底神情，讓我們自己憑來實作與以下同被指摘的伴者「兩個鬼魔」一下子分開了「所做的『姿勢』都是今日古城話劇界某一導演權威所設計的。並且以前「中旅」底『雷雨』也是這種作風。(應該聲明的是此次公演說明書上所印的聯合導演實是指着「北京人」一劇。至於「雷雨」演員却是受的某一位不顯出名的高明底指導，其次，像「舞臺上最忌惡大動作」都是前所未聞的妙論。如果易水寒君對於以上所指的兩種動作(或「姿勢」)還有懷疑的話。最好請他多請教幾位戲劇界先進，筆者是極不願作「坐井觀天」之論的。

最後關於效果和服裝底挑剔我們也不敢完全接受，例如雷在先或因在先的問題也不必那樣神經過敏，因爲在那下雨地帶所有的閃光不是完全能從魯家底窗中看見的。「周萍在第一幕裏穿長袍」被認爲是「僕役者流」，可是劇本中明明寫的是：「現在他穿一件藏青的綢袍，西服褲……」

「現下的古城話劇運動」頗有走上「復活」之路的趨勢；我們在欣幸之餘是應努力不使它「走上歧途」。易水寒君底熱心與關注，我們應表感激和敬意；可是如果抱着欣賞「敵人勸世」，「報應」底趣味「盲人騎馬」地來發表一些「外行」話，那不僅對於劇連沒有補益恐怕還有礙觀衆之嫌吧！

三一，四，廿二，寫於四一劇社

夜話

· 雜述 ·

熄燈鐘打過了之後，電燈
 嘩的一下就滅了。同學們雖然
 是全睡倒，但還照樣的像木
 燒燈以前似的說着、笑着、打
 罵着！
 「奇！怪！今天小吳怎麼不
 睡啦？」我心裏這樣想；因為
 小吳是最活潑，最喜歡鬧的一
 個同學。

「喂！小吳，別是想拉褲了吧！怎麼連句話
 都不說？」大家這樣的打着他。
 「不要開玩笑，人家心裏不高興，你們還
 有心鬧！」

「凡是在這幾天教育，或是念過
 幾天書的人都可以知道，不遵守校
 規，謂之「犯過」，不請假而無故缺
 席者，謂之「曠課」，「曠課」固然也
 可說是「犯過」，而犯了過却不能就
 算「曠課」，這意思大概稍懂中國話
 的人是不會不認的。
 睜着兩眼，明明白白看得他在
 教室裏坐的，却硬說他是「曠課」，
 這與「指鹿為馬」很像是同出一轍。

然而現在不是那種稱權時代了，做
 這種事的人，也可以醒醒吧！
 學生犯了過，先生有規勸他的
 義務，有按章處罰他的權利，或犯
 過，或開除，說起來名正言順，是
 沒有人不敢不欽佩的，我不知道那
 種糊塗生為什麼非以曠課來制裁
 學生不可。
 固然，學校有這樣一條規定：
 凡曠課三十小時以上此即令其「退
 學」，不過，這是預防並懲戒學生
 們隨意缺席的，並不是給先生們一
 種「生殺予奪」的大權。
 每天提了書包上課的學生，會
 因曠課過多而被開除，這雖算不得
 什麼古今奇談，說起來也是一個大
 大的笑話，同時也是教育界的污點
 ，教育者的失敗。
 若與學生開始畫曠課的一刹那
 ，即下了非令其中途廢學不可的決
 心，這種人，說他一句「居心險
 惡」，「機巧奸詐」，「笑裏藏刀」，「口
 蜜腹劍」，不能算是太過分吧！
 同時，我們不願意再有某某學
 生因開除投海自殺的消息，出現在
 新聞紙上，這固然是題外的話，不
 過，我們總希望當先生的要認清「
 犯過」與「曠課」是截然不同的兩件
 事，尤其希望他能發一點人類的慈
 悲心。

學府風光

訓育員的哲學

· 秋零 ·

休學好久的M，突然
 間又來了！從前披在肩頭
 的頭髮，竟然短去了一寸
 多，雖然，在她以為這就是
 大犧牲了，可是，還不合
 乎學校規則。
 雖然她是那樣的不合
 格——頭髮尚未齊着領子
 ——可是，她竟昂然的
 去見了那後母的訓育員。
 「喂！為什麼「鱷魚」不說她？」
 「她的頭髮那麼長，不守校規！」
 「大家都驚奇的說。」
 「……空氣暫時的沉默着，大
 家都似乎沉溺在一個耐人尋思的夢
 裏。」
 日恍然大悟似的說：「噢！
 我知道了！不是快開運動會了嗎？」
 「對！對！幾個聰明者，附和的

「爲什麼？」
 這與開運動會
 什麼關係？」B
 疑惑的望着日問
 說。
 「你忘了？M
 是運動員真的！
 健將！啊！日得
 意的笑了起來！
 來如此！」大家
 都恍然大悟！
 「噢！人哪
 ！還是有一點特長
 好，你看，平常
 「鱷魚」多厲害
 啊！可是，每當開一個會的時候，
 她對那些演員，連動員總比較好，
 而且，會好的，過火！簡直你當面
 罵她幾句，她也會唯唯應之！知道
 嗎？這就是當「鱷魚」的拿手戲
 多識廣的發着議論
 做了學生的耳膜，大家都急急的回

「嘿！你們知道不知道？昨天下午，X先生上課回來，一看自己的屋
 子，嚇！門也開了，箱子也開了，再一找值錢的東西都不翼而飛！
 只覺得滿頭是汗，當下就去找校長，直到今天東西還沒找着呢！」
 「是真的嗎？」當下就有兩三個同學，很懷疑並很快的這樣問：
 「絕對是眞事，難道說我這還謠言嗎？」
 「怎麼這幾天竟丟東西呢？」我心裏這樣想。
 哈哈！哈哈！皮鞋聲由遠而近的向寢室走來。經驗上告訴我們這是訓
 育主任來查夜，於是我們趕緊停止了談話，寢室裏便漸漸的安靜下去。
 夜更深了，不時的聽到遠處一兩聲的犬吠！

「犯過」與「曠課」

真茹

「犯過」與「曠課」
 真茹

友が我

駐ソ大使

佐藤尙武(二)

野山草吉

彼は明治三十七年東京高商專攻科の卒業で、同年外交官試験を通過すると、間もなくメキシコに派遣され、それからロシア、フランス、ベルギー、オランダ各地を歴任し、外相として日本に歸つてくるまでの何十年、日本内地の生活は二年そこそこに過ぎなかつた。これが彼を立派な國際人に仕上げ、會議外交では並ぶものない腕まきの一人にまで成長させたのであつた。従つて彼の外交官生活の一番華やかだつたのは、會議外交全盛期の國際聯盟時代であつて、彼が幾度かの國際會議の席上で、どんなに立派に役割を果たして来たかは、日本の外交史には忘れられない語り傳へとな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佐藤大使は、學生時代から級中第一の美男子の稱がありながら、身を持つる謹嚴で、かつて浮いた噂を聞かない。同期生の内田信也などは容貌からいふも品行からいふも、その對蹠的の立場にあるのであつた。彼、一管の尺八を愛し、月の明るい夜、故國を懐ふごとに期々と吹き鳴らして自ら慰めるを常とした。古への武將の雅懷を想はしめるもの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もつて彼が如何に日本的なかが知られよう。

黄先生

廣東語の先生である黄さんは日本で生れた、關西學院を出た貿易商だ。何人かの奥さんを持つてゐる。黄さんの説によると、旦那さんと奥さんの關係は主瓶と茶碗の關係に等しいさうだ。一つの土瓶に一つの茶碗でも用は足りるもの、これだけで決して一組の茶器といへぬのであつて、日本なら一つの土瓶には五つの茶碗、西洋なら半ダースのコップがついてゐる。奥さんもこれと物の道理は同じさうで、これがまた支那とくると一つの土瓶に茶碗が十もつてゐるのだから、まだまだ少しも差しかへはないのださうである。

駐蘇大使

佐藤尙武(二)

崔琳譯註

彼於明治三十七年東京高商專攻科畢業、同年通過了外交官試驗、旋即被派遣至墨西哥、此後、歷任俄羅斯、法蘭西、比利時、波蘭各地、直至以充任外相回至日本之幾十年間、日本内地生活、草草の不過二年。這也就是造就他成爲如此堂堂的國際人物、促成其能在會議外交裏、發揮一時無兩的手腕的緣故。

所以他的外交官生活的最盛時期、即會議外交的全盛時期的國際聯盟時代、彼曾幾度出席於國際會議席上、收得如何的偉大效果、是在日本外交史上不能忘掉的被傳述着。

佐藤大使、從學生時代、即被稱爲級中第一美男子、然而持身謹嚴、向無輕浮之品評。同期生之内田信也等、就容貌上來説、品行上來説、與他立於正相反的立場。他雅愛一管之洞簫、月明之夜、每一懷念故國的時候、則朗朗吹鳴而自慰。這豈不是令人追溯着古時武將的雅懷、而由此可知他是如何的日式的日本人了吧。

黄先生

▲廣東語の先生黄先生は生於日本、は卒業於關西學院の一位貿易商。他有好幾位太太。黄先生の説法は：老爺和太太的關係、就像茶壺和茶碗的關係似的。一個茶壺用一個茶碗、也能夠用、然而僅於這樣、可決不能說算一組茶器、就日本來說、一隻茶壺配着五個茶碗、西洋則必隨着半打的玻璃杯。太太也和這個是相同的道理、這個、若再來中國、則一隻茶壺、也能有着十來個茶碗、這還是一點妨礙也沒有呢！

註釋

對蹠的(正反對的)尺八(洞簫之一種、長一尺八寸、面有四孔、背有八孔)每(每、)ト
イセキチキ

SURABAYA NAVAL BASE RE-PLANNED REBUILDING WORK TO START SOON

Domei

SURABAYA, April 20.—The Japanese naval authorities will shortly start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in large scale of the former Dutch naval and air base in Surabaya, employing labour of enemy war prisoners as well as natives.

With a number of enemy merchant vessels scuttled in the Surabaya Harbour, the Japanese naval authorities will establish a harbour section which will undertake the task of removing the sunken vessels and other obstacles in the port.

Observers here are optimistic over the prospects of quick rehabilitation in view of the plentifulness of labour in this world-famous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

Stalin And Kerr Meet In Shelter

Transocean

STOCKHOLM, April 19.—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London published in Swedish papers yesterday, the air-raid alarm was sounded in Moscow just when Mr. Joseph Stalin received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Sir Clark Kerr.

The report stated that the conversation was then continued for two and one half hours in Mr. Stalin's air-raid shelter.

計劃重築泗水海軍根據地 不久開始再建工程

陳彌譯註

同盟社四月二十日泗水電——日本海軍當局，不久將用敵軍俘虜及當地主人之勞動力，開始大規模重築泗水之舊荷蘭海軍根據地。

因泗水港中有多數自沉之敵國商船，日本海軍當局將設立一海港部，從事清除港中沉沒船隻及其他障礙之工作。

當地之觀察者，因見此世界著名人口稠密區域中之勞動力極為豐富，對於該港之可能迅速恢復，頗為樂觀。

斯丹林與卡爾在防空地窖中會見

海通社四月十九日斯德哥爾摩電——據瑞典各報昨日登載倫敦之報告稱，正當斯丹林接見英國駐蘇大使卡爾時，莫斯科之空襲警報大作。

該報告謂，會談遂在斯丹林之防空地窖中繼續兩小時三十分鐘。

Re-planned = is planned again 報紙的標題大抵將 verb to be 省略，力求簡短； to start soon = is to start soon, will start soon; war prisoners 俘虜； natives 土人； Kerr 前曾為駐華大使，此姓之發音特殊，讀作 Ka.

GUESSED EVERYTHING ELSE

BY O. HENRY

A man with a long, sharp nose and a big bundle which he carried by a strap went up the steps of the gloomy-looking brick house, set his bundle down, rang the bell, and took off his hat and wiped his brow.

A woman opened the door and he said:

"Ma'am, I have a number of not noly useful but necessary articles here that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First, I want you to look at these elegantly illustrated books of travel and biography, written by the best authors. They are sold only by subscription. They are bound in—"

"I dont care to see them. We have sm—"

"Small children only, eh? Well, ma'am; here are some building blocks that are very instructive and amusing. No. 2 Well, let me show you some beautiful lace window curtains for your sitting room, hand made and a great bargain, I can—"

"I dont want them. We have sm—"

"Smoking in the house. It won't injure them in the least. Just shake them out in the morning and I guarantee not a vestige of tobacco smoke will remain. Here also I have a very in genious bell for awakening lazy servants in the morning. You simply touch a button and—"

"I tell you we have sm—"

"Have smart servants, have you? Well, that is a blessing. Now, here is a clothesline that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age. It needs no pins and can be fastened.....to anything—fence, side of the house or tree. It can be raised in an instant, and for a large washing in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labor-saving invention that—"

"I say we have small—"

"Oh, You, have a small family. Let's see, then I have here a—"

"I am trying to tell you," said the woman, "that we have small pox in the family, and—"

The long-nosed man made a convulsive grab at his goods and rolled down the steps in about two seconds, while the woman softly closed the door just as a man got out of a buggy and nailed a yellow flag on the house.

(本篇譯文請閱五月四日本報)



孤 心 淚

「女人自己也不會不願」

「的意，否則一」

• 雲 夢 •

焦燥，方方的一片天空，好像不斷的對他嘲笑，他大聲叫喊，拚命地想要出去。天晴的日子，燕子悠閒地在他窗外打轉。外界的春風吹進了各種的音響，電車的軋響，街市的喧嘩……他，真是快要瘋了。

他，老是神經質地懷疑着；爲了女人的病，搶了人家四元錢，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倘若搶了五元，那麼按比例來說就該判五年了。最使他不能放心的就是他女人的病是否已經好了；她孤身一人靠着什麼生活。

穩地聽着，街市似乎比以前又熱鬧了幾分，他低着頭，好像覺得千百隻眼睛都在注視着他，他不管一切只放開腳步向家中走去。

在途中想到女人爲了他的失敗，一定憔悴得不成人形，必定日日禱告他能早日平安回去，這次回去，她一定是意想不到的，她會發狂地撲到身上來，他可以盡可能地不讓她知道這四年他是爲她而受着苦，免得使她難過。

到門口了，突然他的心覺得緊張起來，爲了使她格外地驚喜，他故意地放輕了腳步，經過鄰家的果園，樹上的蘋果已紅得透熟，園子角落裏的那口井還在那裏，籬棚裏已有不少的雞了。一切一切與他四年前離家時的鄰家沒有兩種。他聯想到自己的家，與這個也許同樣的沒有什麼改變；他安慰而愉快地微笑了，天氣還是爽快的秋季，他有些懷疑了。

四年的讀書生活把他變得憂鬱、粗魯、瘦弱。四年對於一個年輕的初有家室的人，確是一個悠長的歲月，在這四年之中，無日無時他不在想念着他年輕的女人，黑暗的夜晚最使他難堪，最初他最討厭晝短的天，久了，好像冬天比較容易過去，晝長了，他反而覺得格外

今天是他出頭的日子。可憐他在这四年裏那一天不盼望這天早早到來呢！他恨不得立刻撲到他女人的懷裏去，世界上除了他女人外，還更有什麼東西是屬於他的呢？

出了獄門，他的眼睛被陽光射得幾乎難以睜開了，一切一切顯得十分的活躍，電車仍舊在繼續更牛

有青春之火的大姑娘，何況她又不是不識字的女子，從書報上已明瞭這是什麼樣的世界了。於是她起始怨艾，憂鬱。

她怨艾自己父母的不懂情。她愛戀自己前途的暗淡。

若于疊日子中，她繼續地快快樂樂。其實病根業已着生好了，她的頑固得可怕的父母依舊漠然不知。

終於她鬱死了。她死得很年輕，所以我替她惋惜；她死得很冤枉，所以我替她憤恨。

死了只好死了，算她天折了吧！但是，從今日起，那害人的頑固思想若不立即天折，將更不知有多少無辜的被摧殘者呢！

三 天 折 三

李 游

昨天黃昏，隣家死了一位二十歲的姑娘。據說是爲了患中醫所謂的乾血癆症而死的。我很替她惋惜，更替她憤恨。

原來她的家庭是很頑固的，時代已經進展到今日這般程度，她的父母依然死抱着朽敗的古舊思想，從來不肯給他一點自由。雖然到了夏季，游泳池中也有纏着玉腿的姑娘在浮盪；到了冬季，冰場上也有拉着男人的手的姑娘們在馳騁，她的父母却不允許她邁出大門去活動一會兒，現在更談不到接近異性了。她就這樣痛苦伶仃地困在「閨房」中。但她不是一個無知的孩子，而是個具

邊輕輕地向前走着，吸着緊張的空氣，好像他自己的肺管快要崩潰了。他聽到了女人那裏說話的

聲音了，是那麼地溫軟動聽。不知不覺四年來積在胸中的煩惱，苦痛都隨女人的聲音飛散開去，他的心有了託靠，再不像四年中的虛無飄蕩。

突然他聽見一個男子的說話聲，夾雜着兒兒哭聲，無疑這是一根鋼針般的尖銳，深深地刺痛他四年破殘的心。他不再向房間走去，只靜悄悄地走到房後的小窗下，向裏偷望，在他一瞥之下，驚呆住了；仰仰的報着時刻的破鐘，還是那幾張椅子，桌子，衣架上多着幾件男人的衣服。只不過衣架上多着幾件兒正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在胸前兒微笑着注視着在胸前映着那乳

松：我又在讀雪來底詩了

「一致狂熱的愛情，
飛出了牠精緻的心窩；
拋下一個人孤零，
無助，空憶往日的生活
是的，我是多們愛往日
的生活呵，松，告訴你



我惟在回憶過去，才有天真美麗的青春。昨天見著她，空氣異樣的沈默，腦筋裏掠亂著思想，帶我回

筠底歸來

「愛情是盛在許多不同的青春杯子裏，
一次啜乾一杯，放下了，再飲時只好拿起
另一只杯子，雖然……」

萬松

底家就寄託在這些書籍之中，他底心情也就隨著雪來，愛倫坡的詩句而動盪。出入他家門的朋友，恐怕我要算重惟一的人了，他有時把詩中的故事講給我聽，有時訴說他的煩悶還和我哭泣，我常常婉言地勸慰他。我說：「生命是有限的，而生活却是無限的，何必為有限的別離，折磨自己無限的快樂。」我也常常譴責他不够稱爲男子，但是他並不會發怒過，只是哭泣得更悲痛了，眼睛裏充滿失望的光。筠帶去了他底青春，他底愛。筠回來，他一定能快樂起來吧！我這麼想著。
所以讀完他底信，撈了好一刻功夫。

星期日，午後。

我和寧慢步在長安街坦平的馬路上，沒有風，早春三月的天氣非常溫和悅人。電車，汽車，三輪車交織出經緯，有打扮入時的年青女人們，穿花服的日本姑娘，還有……總之是三層四層重疊着的都市。

他只顧無目的地走，一絲也沒有注意到旁邊的景色。

「你只是疲倦些；還和從前一樣美，」我打破路上的沈寂說：「爲甚麼不美？不過，筠可不像從前那麼美了。」他似乎惋惜地說：「甚麼！你不是不愛她了嗎？」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我愛她，愛她——直到永遠。」

「你在說謊吧，並且你不是說給你的影子不很深刻？」

「那不不過是安慰自己的話；是的，也許她底影子會暫時從我腦子裏移去，但，給予她底愛，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是過去的愛，如歷史的陳述一樣。只是愛的記憶，並不能算愛她。不然，你爲甚麼答應我去見青？」

「……」他沈默了，最後他說：「我真不明白時間有這們大的力量，能把人們的愛磨滅了！」

「你知道吧，星球的光與熱都會在時間中隕滅，桑田經過長久的時光會成成滄海，何況滄海一粟的人們，又是人們的愛……不過，人們都以海枯石爛作愛的誓言，你們之間也許不是有着真正的愛情？」

「你在侮辱我們的愛嗎？」他有些怒了，但即刻他又嘆息地說：「那是天真的愛，你所不能懂得的。」

到淡霞似的春日去。夜裏，夢見公園的芍藥花壇，携着筠的手穿過去，在紫藤花下逗鸚鵡；唉，我不能再孤獨了！必須找到青春的安慰。其實，她給我的影子並不怎樣深刻，也許不久就會在我的記憶中消失，祇有一件事，將永留在心深處，那就是她接受我初吻的姑娘。這些日子，我陷在苦悶裏，一方面由於和麵見面的感觸心情，一方面由於近來讀詩帶給我的遐想，暗笑自己幼稚的初戀，同時又微唱時時間之勝誠的宏大，四年的隔閡，會使我你的話無從說起。我相信除去彼此回憶些過去的溫柔，再也燃不起青春的熱情了。
愛情是盛在許多不同的青春杯子裏，一次啜乾一杯，放下了，再飲時只好拿起另一只杯子，雖然那只在於其份。
希望你接到我的信，能替我另找一杯青春的酒，那要有美的顏色，濃烈的味道，更醇厚的神秘感覺。

寧，上月日

寧是一位和我年齡相若的青年，有天生的美麗和學習的幻想，惟此，我們才做了好朋友。他練習寫散文，雖未見成熟，却也非常輕鬆美麗，我們常在春夏的夜裏坐在河旁或樹底下，談自己的故事，但什之五六是在「天邊之外」的。

初，我聽到筠回來的消息很快樂，以爲滿可以使寧從此興奮起來。因爲這幾年（自從筠走後），他除去和書本親近外，彷彿世界已遠遠地離開他了，書桌上架滿拜倫，雪來和愛倫坡的詩集，和各種羅曼梯克的小說，他

我們轉個圈子，走進公園裏，遊人很多，男男女女用不整齊的步伐，疲倦地穿過圍門。他們是在舒散過口的疲勞吧，金黃色的陽光射在他們的頭髮和他們星期日的華麗衣服上，顯出青春的華麗和熱情。

我們到約定的地點，青早等候在那裏了，於是我說：

「對不起，害你等這許久。」她說：「不，我也是剛到的。」

青是我介紹給他的女友，起先也見過一次，但他總想著筠，所以三年來只是和書作伴，雖然青屢次託我約他一同玩去。

今天，青一見着他，精神特別煥發，談話以後，他也流水般活潑起來了，我於是卸支撐，斜睨著天邊的白雲。

雲是舒捲的，我底思想是綿延的。

某年春天，比現在晚些日子，柳兒抽出新綠，海棠笑破紅唇。我散步到郊外，聽見寧和筠，筠看見我，便跑過來，拉我和他們一起坐下。她，頭倚在他懷裏，低聲吟歌，沒有半點羞色。

「筠妹，媽知道妳跑這兒來麼？」我故意惹她生氣——因為他們倆是撒謊出來的。她忽然蹙起小嘴唇，憤憤地說：

「爲甚麼不知道！」

「知道的，知道你還頑皮去了。」我笑著說：

他並不生氣，笑了，寧也笑了，於是我們拾塊滾圓的石子說：「我打個河漂給妳看。」石子擲在小河裏，立刻浮起一片水花，驚得游泳的鴨子，蹣跚地走向岸去。

我們是三塊圍著的白雲，被溫和的春風吹拂着，藍天，陽光，空氣和我們打成一片單純自然的天氣。

筠不是美麗的孩子，但往往被輕浮的男孩所愛慕，以她未滿十歲的年齡，已成熟的像個少女了，圓圓的臉蛋。一瓣像玫瑰，一瓣像芙蓉，長曲的睫毛，因動如蝴蝶的翅，從前，我常和她一起玩，太陽落了才回家去，我聰明地撒謊，終於受到母親的責罵，罵我跑野了。但，從沒有禁止我和筠的來往。

後來，寧告訴我愛筠，我聽了臉上發燒，心裏跳動着，我不知爲甚麼要這樣，但是我更愛寧了。雖然我倆都是男孩兒，他是多情的，動人的我終於勝利了，筠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他底門下，樓旁，於是瓊姐便做了我青春的戀人，她大我一歲，她是多情，天真，而富於嬌態，她啓發了大家的日子是在幸福的生活裏和天真的遊戲中。

這是一個暮春夜裏，寧到我底家來。

「這晚，有什麼事，這樣慌張？」我見他跑紅的臉，眼的四周塗上一層灰色。

「筠……要走了！」他顫然倒臥在近窗的沙發上說：

「……突然的消息，使我相信自己聽錯了話，但是，他應覆地說：『筠要走了，剛纔母親告訴我。』」

「真的？又到那兒去？」

「怎麼不真，大概去天津吧！明天就要動身的。」

寂寞纏住空間，窗帘啓處，瞥見黑沈沈的天，稀疎的星座，在幽幽的天河裏閃爍浮沈。

時間不知是怎樣過去的，夜裏不知是在夢中還是醒着，我不知寧在思慮還是哭泣，更不知聽聽他哭泣的是自己還是別人。

明天起來，才知道他住在我這裏，頃刻太陽升到中天，瓊姐看我們來。

「你們知道麼，聽說筠早已走了，她父親在天津找到事，在……」

我們鎮靜地聽，彷彿一切都預料着的。

但是，我立刻又興奮起來，而前的瓊姐不是我的戀人麼，我看見她的清麗，綺綺，嫵娜，情逸，體格的豐滿，睫毛的舞動，眸子的流俐，使我忘記去可去的事。

可是，可是，寧……

自此，他漸漸憔悴了，書成了他的伴侶，我便成了他的戀人，日子消靡在無可奈何之中。

如今，悠悠四年的光陰，悄悄地過去了，筠沒寄給他一個字，他也不去慰問他，需要愛的時候，他就在自己所愛的詩與散文裏尋找，他告訴我許多故事和道理，他崇拜時間的威力，他說只有擴去愛和熱情，才能與時間抗衡，他平靜和謙了，可是……

「我好不舒明天再見你？」

「好的，我們還有功夫的，可是，妳可有功夫？」

「不，你說吧！明晚北京飯店的音樂會，妳喜歡麼？」

「噢，喜歡極了，那那明天……」

我聽見他的談話，思想便止住了，天邊雲已飄然逝去，一盒「馬克利」煙還剩兩枝，我於是推開椅子，仰起頭來雲已飄然逝去，一盒「馬克利」煙突然亮了，公欄樹下，上燈後的景色是醉人的，遠處房樹的輪廓模糊，生疏醜陋的都隱去了，晚風有些寒涼，我披起外衣來。

「對不起，我先走了，還有……」

「一起吃夜飯再回去吧！」她又露出一排整齊的白齒。

「不了，謝謝，謝謝，我說着辭出來。」

女人們的衣服都罩上一層光彩，夜宴的香味與酒味彌漫在空氣中，還挾着愜笑和私語。

歸家途中，憶起不久前寧寄我的信裏，包含真理的話。

「愛情是盛在許多不同的青春杯子裏，一次吸乾一杯，放下了，再飲時只好拿起另一只杯子，雖然……時間……時間……」

我流淚了。



安妹面色逐漸漲紅，憤怒佈滿臉頰，「我不已經告訴你們只接吻一次嗎？你爲甚麼總是這樣向我窮話呢？」

「好吧！奈德，假若你這樣不相信我，那麼」

「安妹，請不要這樣生氣。」

「我會幾次告訴你：『我愛你，除去你另外任何一個男人，我都不願和他們戀愛』，假若你認爲不滿意——」

「我很滿意，安妹，我愛你。我希望能聽到你真實愛我的話句。」

安妹沒有回答，我將她擁抱在胸際，「安妹我愛，你真使我瘋狂了，我日夜在渴望得到你的愛的甘澤，開拓我生命之園地，我願做一個辛勤操作的園丁，使結出豐美馥郁的果實，我要將這些果實，送與每個同一行程中的青年男女伴侶，讓他們品嚐愛情的甘旨，珍貴青春的蓓蕾。」我迷狂地俯身去吻安妹的口唇，安妹氣憤地掙脫懷抱，獨自向前走着，面色十分悲痛。

我慢慢跟隨在安妹背後一同沿著路邊走着，當經過卡爾大夫醫院矗立的高大建築物的轉角處，我趕前去攔住安妹的臂膊，熱情狂放地說着，「安妹，剛才我絕對不任你，你能原諒我嗎？」如今我感覺到安妹溫暖的軀體，已不能用擁抱來滿足我的性的要求，內在滋長的佔有安妹的肉體的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怎能離開她？ (十二)

十 二 多 名 譯

渴念，像暴風雨一般衝擊着我的體腔。「安妹，我不能再爲你等候三年了，我們明天就結婚吧！我們日夜相聚在一起，開始甜蜜的家庭生活。」我迷亂地去緊壓住她的口唇，吮吮着她溫香的舌尖。

「奈德，安妹掙脫懷抱，深呼一口氣『我覺着我們應該維持現時的友誼，至今我還不知道我是否要同你結婚。』」

「安妹！我失聲喊叫着。」

「我的意思是說整天住在枯燥的軀間，我實在憎惡這種生活環境。」

「可是，安妹，你從前已經答應過我了。」

「是的，我知道我答應過你可以住在軀間。可是，你日夜在苦求我，無時無刻不在渴求得到我的愛情的滋潤，因而我們愛的根深迅速地茁生而成長起來，不過，我現在還沒有同你結婚，我依舊有着我的自由的意志，奈德，你以爲我必須要做你的妻子嗎？」

「安妹，我會經和你說過我們可以去紐約生活，兩三個月。」

「啊！去紐約住兩三個月？其餘的時間都拋擲在這枯寂的鄉村生活裏？我不願消度這種苦悶的日子！」

「安妹，你知道我不願捨棄了寶貴的田園！我愛惜這廣漠的大地！」

「是的，你愛田園的心遠勝於愛我的心！」

「安妹，請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是說田園大地是我的生命泉流，從這裏可以取得豐足的生活的資源。」

「你說你的生活是鄉村，那麼我的生活就是紐約，我要回到紐約去。」

安妹轉身走開，沒有更多說一句話，我緊步追上去年一邊隨行着。

我們回到卡爾大夫醫院門前，安妹反身伸出左手來給我，在她的第二個手指上，有着一盞東西閃閃發光，我看見那是在聖誕夜我送給安妹的一枚戒指，「奈德！請你收起這個東西！有話改天再談吧！」

又一次，我又嚐到沉重可怕的精神上的重擊，我不能記憶起那夜不幸事件的情景，我忘却那夜怎樣離開安妹，和同安妹都會說些甚麼話，只感覺到左手像有一些東西緊縛着我的手指，我將一枚依舊發着閃的戒指，脫下來放在衣袋裏。

我悲慟地向車站走去，眼前早玩弄着的是熙攘雜沓的旅客和行囊，火車安靜地停在一邊，我信步進到一節車廂裏，尋得一個座位坐下。

車子在軌道上滾滾前進，發出有節拍的聲音，窗外是漆黑地，沒有月色也沒有星光。我的紛亂的心緒，不能從這種諧調的車身搖曳中，尋得一些安慰，我的頭漲滿得幾乎要爆裂開，我沒有意識去注意車中一個個陌生的面孔，更沒有想去參與他們旅程中的談笑，我只將雙目緊閉含閉住，讓「安妹」、「田地」、「故土」、「傑姆」，追逐籠罩在我的思緒裏。

我回到學校，進到宿舍，一眼瞥見空空的傑姆的床榻，立刻憤怒由四肢貫通到全身，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將這股憤怒洩到傑姆身上，我覺得沒有仁慈，沒有理智，更沒有了友誼，我覺得我和傑姆的友誼應該建立在流血的決鬥中。

我幾乎不能有片刻安寧，第二天午飯後，我停步在外面，光潔的街石一個個從足下溜過去，我裏面走着，兩層住房的建築物前，一個年青人從裏面走出，「傑姆先生在這裏嗎？」我向他打聽着。

(未完)



中篇連載
燈紅酒綠 (四) 晏義

多少六胡興廢事，盡入漁樵間
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
西下。 張昇 離亭燕

「是的，每次都是他姐姐邀請，但以後他卻硬參加進來，討厭極了。」
「是的，那個東西真是下賤。」他有些放心了。

「簡直是下賤鬼。」媚媚的聲音。
「啊，我真太多疑了，該打，該打！」一個疑團冰消雪釋了。

「小謝別客氣，不要緊，我始終是……」把臉伏在他的肩上了。
「不，明天到影戲院裏你再向我算賬。」

(四)
在這被稱譽為全國第一繁盛的大商埠裏，似乎事比起全國各地都要前進，這裏沒有黑夜的侵襲，無論什麼時候都有極多的人在街上忙忙碌碌地奔走著。工人們竟日裏勤勞，富人們逐夜地玩樂。這裏是金錢的舞台，也是罪惡的窟穴，許多人在它魔力制裁之下作著餘生的殘喘，但也有許多駕馭着它，驅使着它的富紳。全國人民景慕它外觀上的繁華和幸福，却忘了它背後的醜陋和罪惡。尤其在黑夜隱蔽一切的時候，一些人脫下他們白日臉上帶着的面具，運用那些由旁人身上壓抑出來的金錢換取自己奢淫的歡樂，或是厭惡的滿足。所以在午夜以後，幾條通著江下的寬闊的馬路上常常有比白日裏更多流行式的卡車在來往地疾馳。

「方纔看甚麼？準是他們麼？」
「絕不會錯，不是他們是哪個，我的眼睛快得很哩。哈哈……」一股酒氣由口裏散出。
「那末，你爲什麼不招呼他們呢？老馬！」
「招呼他們？招呼他們做什麼？我要積點陰德，成全他們這對野鴛鴦吧。」
「哦，你今天怎麼會肯放過這個小妖精，你正要趁勢得些便宜纔好。」
「啊，你今天不是趕過他們宴會了麼？約克！」
「是的，但是到十點鐘他們一道到百樂門去了。現在一定無倦酒醉，總跑到國際大樓裏面……」
「哈哈……好，共效子飛，小陸還像伙，算他有本事。」
「喂，你有些酸溜溜的吧？可惜你父親遺產血汗經營的大昌公司竟買不了她的心，這個小妖精！可也難說，在我們大學校裏很有幾個闊小夥子向她做 Day dream 呢。」
「可是我和那些個傢伙有些不同，我專會找她的閒隙，抓她的私隱，就勢要挾，百戰百勝。」
「真的，說正經話，你這次真要趁勢得她些

便宜才好。不要像平常那樣，一見她就迷糊了。」
「呆子，不要再說呆話吧！看我的手段……」
「喂，少爺，到家裏白相白相吧。」
突然一個裝扮成妖精似的女人扯住了他們，用柔媚的聲音向他們請求。
「什麼東西，不要弄污了我的衣服。」
掙脫了她的手，回頭惡狠狠地向她罵着，酒氣由他嘴裏飛出來。
壁上的那個自鳴時計嗒嗒不停的鐘擺聲，在沉寂欲死的空氣裏得意地作響。這時，附近已經萬籟無聲，人們都正舒適地享受著甜蜜的夢鄉的溫慰。
這個大都市的一角，靜靜的馬路旁，建築着一座一座的別墅，這是富兒樓良的所在，竟日裏除非偶爾有一兩輛優美的小汽車駛過外，很少有行人的蹤跡。路旁種着兩排洋槐，在花瓣的季節，有一種悠暗的香氣隨着暖融融的和風飛送過來。立在馬路上從枝葉的間隙裏可以看見水門汀或紅石鋪花的短牆，矮牆的牆頭往往有翠綠的芭蕉探出頭來。從樹頂上望去，可以看見四五層西式樓房的尖頂，每一層樓房之間都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像是每一家裏都有一個精緻的庭園，裏面大約都種着些花草和樹木，每當春夏之季，裏面時常飄出些醉人的花香。
在這花香鳥語的暮春時間，正是庭園裏的花草得意的时候，雖然在深夜裏，也會有陣陣的香氣透到房間裏來。
寶小姐在床上翻個身，這時她還沒有入睡。她覺得自己早已已經疲倦了，但是什麼緣故，只是不能成睡，她屏住了思慮，不知自己什麼也不想，但是壁上的鐘擺聲，又故意似地向她吵擾。她想也許是自己飲酒太多，刺激太多的緣故，然而過幾天她卻不會飲酒太多，或也許是自己今天睡得太晚了，誤過了睡眠的時辰，或也許是自己受了過度的刺激，身體又是過度的疲倦，這樣，反會不易息止住激動的神經。
(未完)

內政部文書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訂閱：每月九册 壹元柒角
半年五十四册 玖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贈用郵票，郵票不取。）
社址：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氣全頹。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虛缺落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Horm spermin

李仁